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爲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目錄

孝子

危貞昉

錢瑛

崔敏

鄭淵

簡祖英

丘鐸

毛聚

瞿嗣興

姚甫

畢鸞

劉鎰

陳淮

杜瓊

洪祥

龐景華

趙祥

檀郁

楊曼

虞謹

王原

謝用

陳倫

程振

鄭杲

彭寶

羅璋

唐儼

宋顯章

劉文煥

劉閔

董杰

周聘

歸氏二孝子

何倫

崔鑑

楊黼

二孝子

李學梅

丘緒

夏恩

楊騰

潘自新

蔡守直

王世名

張梅

王在復

李文詠

鄭之垣

徐彪

四明趙昌期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

孝子

危孝子貞昉傳

宋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絳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

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
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
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
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
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
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
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
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
感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
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

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
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
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
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嫌於神明奚翅足
矣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
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于
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
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
筆者他日有采焉

錢瑛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匯
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
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
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
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
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
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
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旣又走其邑
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灰縛之可大聞卽具
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
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歿情極悲慘賊
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
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
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
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
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
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憤然求死以全
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

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楮
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四名之曰思樓
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
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
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
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崔孝子敏傳

張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陵邑崔村里人也孝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爲蜀川綿竹縣尹父子不相知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依母氏洎兄居幼而好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干戈搶攘居民逃避母氏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孑然獨居思其父母永懷于心乃辭其室家身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氏無有也乃由秦入蜀經褒邪屐雲棧度劔關達於蜀中抵于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然爲荒塘詢諸遺民求其父丘墟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踰

臨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頻絕方蘇者數四既無所
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
丘隴所在卽啓殯負其骸以歸塋於先塋嗚呼人子
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何獨
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
涉山川奔走道路備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心
勞思胼手足亦極勞矣况又負其親骸歸塋先塋
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

焉惜乎當時爲官守者不聞其行不能上達於朝
旌表其門孝子所居與子相距僅一舍許耳聞其事
痛恐歲久湮沒無人知者故爲傳其行實以俟他日
大史氏采風者爲之張本云

貞孝鄭仲涵淵墓銘

宋 濂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爲師子弟者朝離書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爲文春葩蒲林色澤明解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塲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效周葵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帆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爲

哉又棄去取群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命
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
復嘆曰車成矣輪輶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
思明體而造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
日不離側覆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爾患惡疽不
能坐跪鍊藥劑以進糜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
瓜旣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
置氣鬱結弗舒遂得曠疾迨居父柩柩膺悲號絕而
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脈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
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

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賢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
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費彙
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食往分
之雖身羅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早夭三女保保
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肖而配供張之豐逾
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跪
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
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燦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
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內如此
達之於外者尤夥也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

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
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
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
行且泣誡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
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
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
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
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仲涵造
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
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倡衆翕然而和未

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隔者仲涵設
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
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藝火溫之乃解自衣纈裘爲
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
與妻周窻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
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誌
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
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
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
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

嘗謂君辭意惻欬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屏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聚睦然相惇有如春氣流決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彙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歿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卽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

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徃拜三公
見其文亦以達大期之日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
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
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
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彼待罪
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達千里來見且申前
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
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足以
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
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枚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

孝行著稱惜以弊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
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勒
石墓門而埋子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
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

簡祖英傳

黃佐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為
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
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
闕錫燕勞之賚以總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
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
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
為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
殞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
即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

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祐乃者三山逆虜悉嬰
缺額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
展區區旻鳥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
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於肝肺雖九灰其能報耶
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
而臣俛願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
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達人臣
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
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
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多矣今臣

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
已薄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
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啓節非惟盡人子私亦
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崇祖英之能養焉
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几元朝皈降之臣始雖
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章皆所不免蓋
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孝子丘鐸傳

宋 濂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久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番吳起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雖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

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塋鳴鳳山之
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
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
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
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
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歿皆返
塋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
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
制行峻絕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爲說者曰子聞

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
午鐸然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
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
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

毛聚傳

宋 濂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壅柩將及墳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墳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博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

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壘者十餘卷聚皆爲
空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
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
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
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
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緹皆好學絃今由
園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同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兼在東
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
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惡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
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
昌者耶

孝子羅嗣興傳

宋 濂

羅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燕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懦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癤潰當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納麝香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視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羹食時羹始華孝子求諸市

不獲凡用有芟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脰皆
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芟人以爲
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卑窶者必思賑給而不微
使其知毳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鷄初
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糶
者糶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吾性多忘
若欲糶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示錢
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
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鬻邊
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

以遂什一之利寧能罷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樺旁近舍舍之舍屬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覺類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某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成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年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兒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相理爾

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無以老身爲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及父在遠
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嘆曰非誠心愛日者乎
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
者濂又嘆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
孝其庶幾乎是有闕世教民彝之大故造懼孝子傳
使圖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姚清擔骸傳

姚 蕤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
相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陞濱江水陸
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中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
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邊陲山澤父母妻子
骨肉長幼各自爲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爲瓦礫於
乎是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
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
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
去匿閭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爲群盜所迫投

竟奔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逼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舉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險夫婦老不能步履訢乞兒益怒並推崖下墜石成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成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袖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鏟挖土且饑

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二晝夜完成
深可丈餘負二骸殞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
啞血而出未幾我 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
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孀生三
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歿非其所每一念輒號
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
歿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按賓客
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晝仄隱痛裂肺肝淚傾注仄
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荅勸之益嗚咽弗

能登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筋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翁
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
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蓋得之子先妣申
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
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
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鸛曰楚曰鷄曰夔夔吏部
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
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

號爲延慶墓云

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繁
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
發家資煨燼一不顧恐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
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檢括各還其主
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憇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
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
悽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
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吏以事
坐臺獄既釋乃灰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居之

詒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聲聚其所有不足復鬻食
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
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殖頓黃山寺蓋往取之衆知爲所詒欲暴其情甫曰
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衣攜杖出街
行羣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
有巨豪恃賞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
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
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

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
手澤勿斬也爲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擔骸傳敢併
及此

畢孝子傳

劉儼

孝子畢鸞真定井陘人父文顯爲莒州學正有文學德行爲學者所宗年六十有五以疾卒於官鸞時少年已克白樹極哀痛凡喪禮當盡者不肯苟且而力不能歸其喪遂棄殯于莒獨奉母李孺人暨諸幼弟歸井陘家業稍荒落鸞則經營助其旨夜則讀書爲文章尤以父骨未歸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流下衆謂其純孝人也正統紀元冬母李亦以天年終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念父不及於養母存猶可效報萬一今若此不孝孰甚焉乃喻諸弟曰母

及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塋遂衰經銜哀徒步走
官負父骨躬管塚壙合考妣塋邑之良都西山旣襄
事乃廬於墓側朝夕哀臨聞者爲之悽惻有野鹿聞
哭聲亦爲之悲若助其哀者又有鬼領其雛遊於廬
之前後動息自如若家所畜者有巨蛇蟠廬門之右
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者衆始以爲異後時時見如初
乃驚嘆曰是孝感所致驚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
聞詔旌表其門書後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清慎賢
稱補其進未可量嗚呼孝者德之本而送終其大也
驚於送終之大旣非衆之所能以其感通雖鳥獸微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
誠是遂負骨歸塋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營醫藥
故久而猶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得家學
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樂以教人門人第
子官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比而先生亦頽然老
矣永樂丁酉廣西聘與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施
賑人匱乏惟恐不及至有託其妻孥者則護視關終
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其內行旣充而施
於外者類如斯平生攻古文今有集若干卷以永樂
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四

陳孝子淮傳

陳淮字巨淵教諭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賢官南康每日鷄鳴而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幸於京淮迎襯歸至寧化次河漘夜宿柩旁序多虎或勸之避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沒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縞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兒嫡出也有贅壻母欲析養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搯婦腹田美器而取其餘母乃悅復許同爨焉爲郡庠弟子員力攻同學值聖賢喪

語輒諷誦千百過不休年四十貢充南京國子生後
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年籍淮曰籍
可減心不可欺也吾寧言之於朝因上疏謂太學不
論賢否而計壯老其弊徒啓奸僞喪士心疏下不報
淮遂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婦皆遵教
無違禮遠祖尚書仁璧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
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淮居
鄉凡法令有弗便者必爲民白之郡邑臺司一大夫
佛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爾與哉司寇
留相友善終其身字之論者謂淮純孝似于寧浩氣
似子與官庶幾焉于大同亦孝謹於司寇俊題其居
曰述孝甲

陳維
其任
年任
歸修

杜用嘉瓊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
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
理詩尤沉着古雅有風致間寫山水尤潤秀可觀性
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間知其容儀徃徃形諸
夢寐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
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飾未白可念耳有司以
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
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爲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
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

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
列祀鄉賢祠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隱德先生洪祥傳略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遠色事親孝
養備至履勞終身不息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
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於左右妻完顏氏
貴家女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喚心終不安一日
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爾一僕扶我足
矣士高勝諾爾陰伏父寢旁夜父欲起溺呼僕不寤
力殆爾仆忽一人齋屬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
父晝所云者慢語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
至矣吾其瘞乎已而果瘞祥與妻益竭力承歡優游

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燕薦鏡中人謂
誠孝所感云士高喜讀書明義理處生利害了無疑
場嘗值暴雨或勸急行笑曰不免一身濕壽九十七
方終里閭評祥有隱德因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大人
俱賢曰亮者金華武毅丞亦由盡孝愛云

龐公景華墓誌銘

倪謙

公諱景華字宇春別號松雲世爲吳之松陵人曾祖積之祖昇甫父彥恭俱有隱德洪武間以產殷徙京師占籍應天今爲上元人居長安街西彥恭號安分平生行履見侍御金公庠所撰墓誌母吳氏有懿德公幼有至性彥恭歿方九齡卽知哀毀母孀居守節慈訓有方屏膏沐躬儉素粥簞餌以市書精造公就學里塾歸則課其所業公佩慈訓力學不懈人以爲非是母無是子也比長爲娶婦徐氏服從姑命勤於紡績織紉家因以饒孝養豐腆母心安且樂焉宜銘

戊辰母嘗得疾貼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
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癩
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灰矣果
復瘳嘗至龍潭江游時大風舟多覆見有溺水起附
舟底者十六人公卽捐金購人駕舟往救之賴以全
活又丹陽道上有井夜行不知者多失墜公見而病
之爲命工鑿石爲欄以護其拯濟多類此天順戊寅
春隣火蔓延所居乃顧天曰吾母老矣願天晉此終
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母壽九十
餘有可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

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采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三而終公號慟痛絕衣衾棺殮悉合於禮太史安成彭先生爲銘其墓塋鳳臺門外安德鄉王家山之原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朝夕哭奠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集於松栢靈芝產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成化丁亥府尹王公弼江寧丞廖公世清欲舉其孝廉不果乃以賓禮請預鄉飲鄉人慕之成化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卒時取紙筆進身後事以遺諸子享年六十有五

魏祥傳

金山志

魏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晉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喪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費諸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

建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諭蕃王允之仍
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
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
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
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
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檀孝子郁傳

方學漸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有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藉額北辰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塋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傍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塋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與家無所謂湧泉穴者

蓋士程伊聞之曰吾壘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達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及郁受之免灰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郝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典作家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正

家事施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勿負朝廷爲言始於
親終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其
曾玄出孝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纒重襲孝
子庶不灰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歸
然眉睫間塗人語遺孳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何
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
垂奕世不斲也吁是可風矣

孝子楊旻傳

張汝弼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而卒廬兒孺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喪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蔬饋養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肯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卽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則

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爲先
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
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
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
廬於墓側衰經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
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
政使蘭陽丘陵皆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
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上聞旌其門則孝子
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
紗鶴髮徜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爲孝道之

報東海張汝弼曰予嘗過淮間楊給事則有知有不
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
之孝誠可謂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
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剔肝
剖股之奇白鳥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
曾閔之墟者耶不鼓虛以鈞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
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
也故備錄之

虞孝子謹傳

沈愷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
旬旬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鬢髮
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
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惟誠
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翁
憐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
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
沛哭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
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

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遊荆
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
於子身無災吾親久之類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矣
絕復甦飲殞率中度再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獨
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但髮面黑如囚垢嘗
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癢
磚磚爲毀裂寒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
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
逝哭歎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
病不入厠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

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于天地間一罪人也
吾身亦已多矣連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衰毀
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尚書碧川楊公大參
白齋張公後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
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鴛來巢寢室馴
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若助之者是可以觀孝心
矣

吳沈子愷曰愷吏明州史事暇輒召父老問民間貞
孝事父老率能道某婦貞某子孝及道虞孝子至孝
純篤尤鑿鑿若見愷聞而嘆曰明有若人可以風世

敦化矣或者又疑其十五年至遠其家室非病祭不
相同接似非人情所常予以爲不然孝子之孝孝之
過者世有甚居婚聘顧擊鼓聚會恬然不以爲感者
又何人哉

孝行王原傳

縣志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且父均貧甚苦於里役謀於妻張氏曰吾羸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爲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以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執執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口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曉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毋妻與夫子與父悲喜離合其

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
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
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
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於塗路口土神祠
夜夢古刹寺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
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耳乎曰
耳曰如來真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
一丈夫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
於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卒以相
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

繫於一隅夢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
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
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名
寺名曰夢覺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於門下天
將曙一苾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
原嚙嚙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
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供晨炊住
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
識也曰同桑梓曷叙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呼
原乳名不覺歎歎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

日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爲輝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遠近鄉閭極口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予爲之傳非阿

於王氏而私之孝心純篤如原者不可以不傳也且
父子之感天人之應雲日之祥雷霆之擊語其常不
語其變卽原之變有足徵矣

謝孝子用傳

李汎

孝子姓謝名用字希中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銓公後世爲邪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姑氏不得已還其母家改適乎溪不知馬氏已姪四月矣月足姪生卽用也明年永貞歸快然於懷其伯父慶翁寬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卽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時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妝而鞠之踰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時矣永貞意終不

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謹於族人
珣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喘
已也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
額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
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俞農家一寡嫗出
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
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卽抱用曰汝母
卽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
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旣而得命乃并
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

誠撫二弟恩愛俱至孔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媼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閒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慙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孝墓木撥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忽東陸祠墓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糜糧所以敦世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處同母弟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謂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

如古耶

栢墩居士陳倫傳

李汛

居士諱倫字斯常姓陳氏世居祁門之桃源居之右
爲墩墩上多植栢皆數百年物居士因以自號焉宋
季有諳鼎新者由名進士令咸寧居士其七世孫也
性警悟少從少宗伯康先生受春秋作文有奇氣先
主每見批點必數行下居士亦自雉其才銳意遠圖
適二弟繼殤家政多累之志逸寢父文耀公推重鄉
邑賓客日集麈尾之需及嫁妹氏四人費皆出居士
雖營業屢空卧不帖席見父則喜見辭而不介知之
故文耀公得以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

治政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居士倉
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
災卽與其妻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世
父文景文暉蚤無子居士皆父事之而忘其勞訓諸
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取人輕業儒者
曰治羣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橫於中則吾道窒
矣應事不任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只在人心心術
壞天理虧矣予每懼焉又曰吾人所以多事者起於
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爲格言鄉氓延
火毀其木之可材者價可數十金詣門引罪居士憫

其誤慰而遣之清寧宮災詔徵輸木京師衆推居士
總其事或導以私居士曰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可乎
或沮而退常賈於蘇郡守類給尚錢數千緡有乘衆
不知而易其半者居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
君利可矣居士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散之歲侵縣
發粟賑饑里胥緣爲奸有涕泣而空返者居士卽抗
聲爲白之賴以舉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禍延旁
族有司索之甚嚴居士適長千里代釋之後以金來
謝居士却之曰吾所以爲若釋者憐若無辜也豈望
報耶鄉曲不相能爭往質之居士如身當其愛維損

已廢時不恤也人益恩之遇事多得力年六十七而

終

程孝子振事紀

李汛

孝子姓程名振字玉夫別號樸翁歛之東關人生有
至性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考文是
翁暨繼母黃益盡誠盡敬二弟揮揚及諸婦俱則之
罔敢少悖孝子嘗有事於浙得考報病劇卽兼程而
歸行且禱願減已年以增考壽及歸相抱泣曰幾不
及相見矣喜不勝悲病益劇醫者弗藥孝子計無出
遂剖股爲糜心竊語曰古人曾進此愈疾効之當驗
也疾果愈時翁年六十有四自是神完體健德慶幾
生至沐 恩例之榮凡一十七年人以爲孝子所獲

也。未幾患溺，艱於起居。孝子躬湯藥，伺燥濕，旦夕不離寢所者三年。間出必委能子。世祥孝蓋無所不至。既而捐養，呼天泣曰：「某何獲罪於天，以至此耶！」哀毀過禮，每不自知。考柩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爲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恃也。九載於茲，語及考平生，未嘗不墮淚。先是孝子侍疾時，家有鼠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喪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白如玉人。又以爲孝誠所感，因著之以爲勸云。

孝子鄭景傳

鄭景字彘民合肥人少穎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真
與從兄梁相砥礪經史子集靡不通曉借諸生較藝
率置優列一日有省厭舉子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
光景不可留胡爲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真樂
乃復事遠謀涉海浩無涯甘作滯首遊及時不鞭策
歲月爲我警嘗出遊訪豐城楊先生廉聞鑿問賀公
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
毀骨立柴屏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
幾五月調攝弗自遑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

尚茲缺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
向夜穴遂卒卒之日年二十九歲在正德甲戌新塗
於教諭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梁亦敏悟好文事
大父孝爲順孫一時人稱二鄭云於是乎使杲不灰
天假以年其所造豈止是哉

彭孝子寶傳

方學漸

彭孝子寶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嚴其母尤嚴每交怒寶踉蹌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跣履外且啓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箸楚父曰我偶醉冒汝母汝何辜引入就爐寶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卽欲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不當寶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

以婦道稱賢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
欲置之死實諫曰弟病當救治柰何罪之友愛益篤
數年弟成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鬻書爲營塚壙從
妹李早寡守志以沒寶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
至鄉人因致贈祭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家
雖貧好施宗族間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
塚往還靈輅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鳩
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憲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
活當再鳴則眺向寶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
事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心術堅志向防嗜

懲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苟簡毋
掩襲曰寶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爲標作慶五圖圖
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
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慶乎
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桓文學子
恒者趙州守銳也嘗嘗夢術傍遺金領而不攫子恒
曰羨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曼然不寧者
屢自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
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坐衣冠
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

駁實不敢有冥冥之過實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
獨坐正襟凝神內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衷
正德丁丑欽天氏牒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散申乃
食賣衣冠向日跪復乃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
弟子爲義喪頃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
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寶曰桐之遺愛也親持酒
廟爲文以祭因論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寶
學日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邑諸生乞優容
孝德以教風教太守羅公爲言得不黜仍表之曰彰
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逾四十侍父母益愉悅衣

服飲食盥滌必親夜猶扞枕席伺寢取襦袴冠履定
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丁外艱慟絕復蘇治喪
準家禮處外寢苦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必
當以衰絰歛遂卒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方生曰予幼
從趙先生學時何先生及慶軒皆沒獨趙先生時述
其師友遺範漸乃得聞慶軒事篤信好學非耶愛其
親不忍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道自訟對越在天
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炙人口嘉靖末議
督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檀郁安文林皆
以孝稱植有詔旌表而朱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檀

廣雅金
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羅孝子瑋傳

邵寶

羅孝子瑋字宗器吉之吉水人其先曰復仁者國
初以弘文館學士從高皇帝定天下當封辭上
嘉其忠實賜歸田里其孫曰汝敬舉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始選庶吉士汝敬與焉歷官翰林至工部
侍郎嘗有巡邊功孝子侍郎孫也賢而有文以蔭補
大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專理邊儲
尋以母喪起復補福建掾知賓州同知常州府所至
清慎有善政君子謂無愧其祖初孝子之居母喪也
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至哀至息

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坐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爲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禫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毒蟲死者五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他日在福建有鶴五來翔與鴉同事具郡志自鄉達於中朝爲之詩者凡者千人徐太史舜和實序之二泉子曰予視學江西時嘗至吉水詢篤行之士於縣令丞簿傅士諸生皆對曰邑稱多士尚矣今則有羅宗器其人既而訪諸郡守作暨鄉大夫士皆對如令言餘而求之蓋忠信博雅宗族稱其孝也鄉黨稱其順也藩郡

稱其理也而章逢之士又稱其文也予於是重之乃
今見文獻錄顧獨以孝子稱自其家云爾雖然孝人
道之先也舉其大則小者可知矣雖微動植之祥吾
未嘗不以爲信也孝子從子其祥吾辛酉所舉士也
聞予言而然之請遂爲之傳

唐孝子儼傳

姚沐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
危疾時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
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刳股以救親疾者尚可
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舁屬
進之爰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
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
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
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
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

腐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
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
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
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
憂於事親矣是時家若督學政於桂廉知其狀錄儼
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儼事之
兼隆而儼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
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
年寢苦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亦
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

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
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
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
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
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
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於太學
生云 評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
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
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
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於一殿之別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柰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或周公爲之而願斲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城杞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宋孝子顯章傳

蘇祐

濮城之南四十里有賈魯河河口之北畔有祠州守
餘干李侯緝所建祀宋孝子并其妻辛節婦以故稱
孝節祠予恐其日久湮沒無聞也乃爲傳云孝子宋
氏名顯章字文光別號藻汀上世不可考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桓義官自明興爲濮人世居孫旺村族
大以蕃爲郡著姓孝子長身而黥端質簡重不妄言
笑不泛交游意樸如也幼充郡弟子自常服製如深
衣而色純素潔白望之儼然讀書理解負文學之望
作字用草竹筆體盡道勁自成一家時或吟咏出人

憲表應試東省時有携朱文公所書真筆六日驅車
遇上陽四絕句來售問其直須四千卽如數償之人
有以屢疑者笑而不荅悖俗慕古蓋清雅人也其弟
後以之殉葬義官公感疾憂形於色自出近郊迎醫
未至而義官公歿奔歸擗踊不欲生乃勉營兆域舍
殮祭塋俱依文公禮不用浮屠深慟不獲視親之屬
續也乃廬之墓側朝夕哭奠弔者無弗憫惻感悅以
爲宋公有子而宋生能行古道也薊盜劉六等倡亂
其黨過廬逡巡不敢近向塚瞻拜而去翔鳩馴兔殆
又不及亦大異矣服制周三十六月而禫郡人東山

李公晟高才能詩善屬文喜談兵氣蓋一世與人慎
許可聞孝子之行曰過於孝者也增重士林稱不容
口爲詩弔之又躬往候之將風於一時可並見其人
矣旣歿郡人李司徒瓚爲詩挽之後數年郡人倪侍
御宗嶽以孝子之行告其友南海黃太史佐太史追
誄之歌楚些招焉嗚呼孝子可不朽也義官公三子
仲季初艱生殖家用時不足恐貽母氏憂乃孝子籌
畫綜理躬自率於外雖米鹽之細經紀罔遺計日分
直妯娌更番其妻辛節婦又未嘗不先之於內以故
家政井井咸有秩序孝子食餼應試再不利亦不悉

悲於名惟恐去其母無以解於懷也年四十無子讓
之先大夫且曰不見先人見其執友所以爲告也蓋
先大夫與義官公雅相敬云未幾孝子歿竟無子立
弟之子法古爲嗣辛節婦者同郡縣丞質之女出詩
禮之族被刑于之化婦職甚修庭無閒言方孝子在
殞自縊歿故祠並稱孝節云論曰余爲孝子傳蓋傷
行善者不食其報而疑天道之憐憫也人之強悍恣
睢秦越視其親者何限而多子且歷年所也孝子於
其親生事莖茶皆如禮而乃不壽以歿而無子又未
能少沾一命以遂生平乃夤志以歿於天道何如也
雖然司徒挽之太史誄之郡守祠祀之郡人信之行
道之人式之是天道之有終矣子視孝子通家兄弟
也知是詳孝子無後可託或信予之不佞也

孝子劉文煥傳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府樂亭縣省祭官素行端樸爲
吏無過父早逝事母王氏孝妻盧氏又孝姑疾焚香
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三年疾果愈姑歿願爲廬墓文
煥曰廬墓此爲子事也茆母後卽廬墓所哀毀骨立
每日舉土三次墳而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
爨不數尺泉水湧出始苦忽其人以爲孝感號其井
曰孝子泉署縣事推官沈之銓契之給米而至其廬
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而侍親文煥
喪畢命知縣迎之路沈遷給事中不赴任而告病歸

養蓋不負文煥所感也

劉孝子閔傳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莫獻一如文公家禮閔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晉臺疏於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

請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馴
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
經刊誤等書藏於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家風

方孝子重杰傳

郡志

方重杰字思興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家子也少奇
俊老成侍父仕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
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葦扁弗効重杰心皇皇
一夕焚香額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母生卽眇
躬奚卹哉乃窳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
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刃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殞
殮弗愆於禮哀毀隕復蘇年方十五也粵諸父老靡
弗咄咄嗟異扶視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
野藪聲鳥烏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

良節一時並仕應顯重杰獨閒處對古聖賢戶外事
若不聞足不踐公庭父清白吏俸入不足庇其家重
杰能同苦節韋布糲食奚啻蓬累然父歿廬於墓側
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
其門重杰嘗受業於東所張謝操養漸充正德己卯
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跡名場卓然心性之學
其淡薄絕嗜好以顏子淵程明道爲矩矱妙契疾書
根極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續之日
令其子講疏食水飲章歌歸去來辭自挽有心廣體
胖之句論者謂其充養靜定以至死不亂云大理卿

黃鞏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
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攢明陳茂烈諸公並
祀 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
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郡庠生因父廢疾亦嘗舐糞
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褒獎督學田汝成
特寘於優等廩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周孝子聘傳

方學漸

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
津津有嚮往意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
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
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
翼爲兩大人色驢惡用嘔嘔佔俾爲溫清定省問安
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
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
非孝也視躬斤斤不通匪弄應誠於池州群寓一樓
盛夏袒裊適有艷婦競趨而干覲延聘獨衣冠危坐

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既婚食指漸繁父母命折箸延聘曰兒業已受書何忍規疆畝二弟所欲歸餘於聘耳故分田獨窪澆延聘安之授經自食其室災鄰鄰趨救延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不肖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辟踴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茹蔬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苦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預知曰吾心似覺如此無何內艱稟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葬先隴宗人

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莫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寒矣延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憇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經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深褻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閭苦敗塊刊鄉人靡不憫測儀部阮公自蒿言于邑令李公尚默參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齋則肅往爲營墓于時宗人感其孝許塋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闕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

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博士先生曰知今
歲鄉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爲新生卒如其言然繼
此不復談來事矣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
饗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鰕鯽樵荆榛足矣勿
取大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
之鄉飲欲賓延聘延聘逃越數年博士先生使人以
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
擢於前也優游衡門七十餘卒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設設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贖耳又役杖之屢頻於先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槓不見因販鹽而

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歿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會中賣蘇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

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之亡妻
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遵禮
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
如鼓瑟汝感卒變頑點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
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孝子何倫傳

趙鐘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
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
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其旨不缺衣服
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假貸於人一日母失雞豚陽爲
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
以對吾母心及母亡殯歛一遵古禮三年旣食如一
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
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剡黃二公咸胎之
墓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

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
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
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
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
一女婿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鏗曰予髫髻時猶及
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
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
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一見我可免也孝子
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醜酒者擠孝
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

笑毆爲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此盍畱以備吾母晨炊乎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狂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媚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晉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媚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萬楚之媚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媚以語侵王王復之媚怒擊

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含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卽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業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

信吾教人之亦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間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子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上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

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
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
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
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
信然

楊黼先生墓志

李元陽

楊黼太和磻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過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暇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畱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

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卽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卽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旣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秃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爲傭以營塋塋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旣八十子孫

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
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
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
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禮了也家人驚呼
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蟻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
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
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
於伊川祖營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
先生在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
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

堯攀龍舜冲舉顧非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
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覲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咤曰儂婁人耶爲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推魯人也徇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

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羸於費一日飲諸媼呼孝子侍媼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卽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耳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卽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扇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詰出之

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
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
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
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志聽其語亟
道母氏已惘然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
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
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認對如初
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
負不寔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
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介把我袖將

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
欲孝乃力不能我卽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
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
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
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
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
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
詬耻辱親也不知彼嘗嘗饒進者嗚呼行何殊矣
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
乃其顧養一念卽古頌詩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
後世有以也夫

李棟學梅傳

耿定向

李棟者子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爲臬司幕棟當世宗寘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棟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棟兄弟凡四人棟爲嫡且長餘孽子棟父暱諸孽而疏薄棟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棟獨窮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棟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卽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慙父困矣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謨尋母歿棟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乃棟乳乳獨棲葺間暑

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
出出必返卽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澗忽雷
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踴號曰兒
在此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
耆儒張姓者意楛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藁
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
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歿亦廬墓側如喪
母里人稱其孝楛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
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
千金乃楛受令卽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

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唯賄何如
此囚不以一毫自免且從家累糧且餽粥以飼囚之
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椽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
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椽取后
察知德由椽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爲壽椽色
弗然握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椽往歲飭介紹謂
余余重其行見之椽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隤然一田
夫也予間與友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億其
意偶忘其辭椽從旁代對每多助予始椽亦常涉獵
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應善甫善

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於其際久已卿矣乃椽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媿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椽幸受知冲宇矣

丘孝子緒傳

張時徹

丘生名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世居城東萬齡鄉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徵詔以母故輒欵欵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頓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霑濡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姪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生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訣曰

我卽死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鰲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憇於途知生爲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廝也詰以母向往故廝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鄆人也而叩之乃卽

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生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彷彿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蓋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後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詣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闕數十家，見一門頗飾，跡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勳之第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過詢諸族，有媼氏室於內，聞所留止者異鄉人也，志而咻焉。媼語之故。

婦故黃舊王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
倉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傍
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
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令工
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
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億曾與一婦至禱雲蒼
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
二人忽入門轉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爲先生導生喜
甚卽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卽與辭曰當
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

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
所咨邂逅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比去
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
亡乎生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諭如其言遂往
王碧川詢之而問左老嫗亦如其言卽生從奴亦以
爲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俛俛行委
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
來其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而
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
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

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奴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召
生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
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饌怡如也生初居母
余喪春毀盡哀處兄弟友愛怵篤先是伯季俱輸粟
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折產時衆議量美其貲生固讓
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此益多之嘉靖
辛卯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
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生冲和夷易絕無他腸悖
睦黨往往能赴其所急與人交寬厚仁恕不少脉圭
崖不問賢不肖皆稱其爲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

綜羣籍於經書尤剖析精義執經問業者屢滿其戶
弱冠補邑庠弟子負輒試高等食廩祿者二十餘年
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
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六十有一時
庠師檄縣給牒而縣令賈君聞生至行特遣掾至舍
爲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誄之曰嗟丘生破家
尋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勞于學孜孜終其身而不
及沾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灰之夕家人環聚泣請
所囑乃張皆昏昏語其子曰婆娑緊婆娑要緊婆娑卽母
黃氏也以是占生純孝蓋臨歿不少替云司馬氏曰

予於丘生蓋有徵於感應之故云乃道旁之養馬廐
異矣台寺之夢又異避雨之周戍又異東門之王四
老又異觸溝之牛又異委巷之遇又異使非孝通神
明誠貫金石夫誰掖之間閔開之茫昧殆所謂若啓
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睽分流離顛沛
楚戚萬狀而卒徼神之佑完其天親卽悍士見之蓋
未始不矜腸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
若是而况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已

夏孝子恩傳

方學漸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思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嗚孺子
慕持服如老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
忘機籍諸生酷貧博童子脩以自餉孝子旅館侍寢
食未嘗有違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
孝子涕泣傍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
室割左股一脔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異
日孝子創卧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
大號奈何生父故友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聞於縣
令胡公枋義中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謂

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
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
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槩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
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貢士趙簡授之經義
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
川張公遂署桐論倡明理學首表孝子館教之以風
多士孝子毅然繫籍理學癸亥冬父天年終孝子哀
慟幾絕明年春正月塋孔城之麥困墩構茅廬一楹
於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二月間鄰魏國者夜
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且詢孝

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才棲自如廬墓三
年身無完衣口無草味鬚髮皆焦形容槁悴服闋始
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
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孝子旣
終喪罕至庠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泝荆楚汎
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甌山張近溪羅惺
堂史質疑請益得一懿訓不帝拱璧耿公科學陪京
攜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雷邱與諸名士俱耿公
欲類奏孝子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買名耿公
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郡邑大夫益重

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
文綺白金將疏間會孝子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
曰塋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配汪氏能偕孝子食
糲衣疏不厭客在堂雅譚孝子不內顧汪潛具款務
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恣跋跋而無離憂子四
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畏

孝子楊騰傳

郡志

楊騰永平郡遷安增廣生也唐母吳氏慕有米花結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同學生楊汝經暨鄰里告於縣曰騰心地端醇性天孝友孩提失怙賴母氏以劬勞菽水無違承慈顏而効順動罔愆訓志篤悻倫患親日之喪明逐日以舌舐而愈驚親病之幾殆顧天以身代而痊輿論同歸衆心允服隆慶元年季冬親以老疾告終哀毀踰禮幾于滅性既塋居廬感如初喪三年七月地產靈芝大小四枝黃紫二色于廬左右成列若植孝行

感格事應異常縣以聞于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
提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
冠帶人丁榮其身復其家云

孝子文學潘自新傳

羅治

余故人潘君者諱自新字汝明別號用吾家丹徒之
太沙沙四面受長江而君舍其間若秦風所謂伊人
宛在水中央君世耕沙中污邪田伐荻緯蕭至君父
東園翁稍遺君就傅受學年三十補潤庠弟子而氣
恒矯矯若耻以身浮沉閭里間性峭直人有過必面
折之而人卒諒君無他腸也君亦尋悟已非是輒佩
韋寓警一日有柳東海王心齋先生用布衣起海濱
君獨怦怦動謂聖賢爲必可學間從而鄉之嚮先論
道德性命之旨而君起居飲食家庭人倫一稟於先

民程法而鄉之長老相聚笑君者曰唉潘孺子之爲
人也何爲是拘拘者孺子欲衣堯服而操堯行耶非
也若今之所稱聖人傑士者必掇上第取巍科上耀
父母次華妻子美宮室而富田園赫赫于鄉里者真
聖人傑士也孺子何不此之務張汝弓挾汝矢以射
當世之顯貴而乃爲此妄庸腐儒之事可笑者也君
聞之重唯唯謝教而中實傲睨之君天性至孝友事
父東園翁每竭力色養而待弟又新爲最友愛一日
東園翁從沙中涉江望郡城中流遭風逆舟覆君時
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忽涕泗

涿潞曰異哉何祥乎少頃家人傳翁變至君徒跣走
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
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於是感諸文學
錢應昌談自新等具言郡守下令屬延江舟子操切
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又十日夜所獲江中金鐵及腐
肉朽骨無算而翁卒屬之茫茫不可問矣是時君幾
欲以身從翁徇大江乃兩脛沒沙泥中幾敗不支余
屢慰之曰無以爲也而翁之不免於水命也且君欲
警陽侯而訟大江之神乎俱从無益也所爲君感者
上有垂白之母下有說諸孤在也君聞愈益泣而余

亟呼君之弟與君之子掖君而歸卧苦塊間而予時
時用經言繩君君亦信予不妄復語君具棺以翁生
時所嘗服御內棺中立營爲表命曰衣冠之墓庶令
而翁波濤無定之魂有所附也蓋君自是三年讀禮
啜粥食蔬無笑言悅色終君之世不入內室豈所謂
天性至孝完行端嚴君子非耶君爲諸生卽鮮大文
名于世而雅好予論文往往待丁言解頤而予始學
詩得近體一帙君特爲梓之曰莫邪集者而君之族
顧不大顯屬予爲立譜若有當心於予之言焉而予
方疲于津梁而世亦鮮知予而予之困特甚君故貧

每每爲予解衣分食間亦少資子衍來往來君雖不言而予獨不藏之中心乎後庚辰子與江夏丁元父黃門兄鼓柝登焦山復聞君母喪而予亟持生芻吊毋墓下盡哀而別又十年而君竟先物故矣猶具一詩及所爲自祭文者皆絕命詞托友人篋一漆身後致我讀之益愴然嗟君呼吸易費之頃何富庶也而尚不忘予故人君固直視生如寄而灰若歸而予豈生相憐而灰遂捐者自予所友世之名人若以文章見若以功業見彼皆挾世資似可憑藉於不朽若君之生平孝友大節負天經地義之懿可貫金石而質

鬼稗而反合寂莫將受知于千古之上乎而古人不
可見將自見於百世爲政乎而誰爲之聲施實于青
也予安能以予非青雲之士而辭也因破涕立潘君
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鳳翼

孝子諱世名藝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歿孝子恐殘父屍不恣就理乃佯聽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劔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办銘之報似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具陳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亦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

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
首狀赴邑請旌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歿之日六
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
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
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試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
矣只欠一歿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歿孝子
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
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
子屬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
言世名補抱父冤誓懷壯志強顏與讐同室矢志終

不其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警之亦懸之塗
像就理恐殘父屍卽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
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警人其
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未減但世名
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自
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
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
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
日子行吾且來子無卽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
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

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歿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歿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歿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觸皆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跽

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
返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
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
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之日雲霧昏慘烈
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葬焉遠近奔哭者載
道嗟乎殺人者成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
彼買和契贓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
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
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
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

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况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創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肅政或韓程嬰或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士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爾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

植必能成緩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
子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
之成而獨人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立
傳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繁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母韋氏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爲吮舐母病復愈又塋祖綬適隆冬大雪位告天地僵卧穴中忽然睛霽又父文貴病歿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味人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臣看得張梅貧無立錐孝堪勵俗母始病師則嘗糞嘗痰母繼病癰則吮膿吮血營祖塋裸身温穴而積雪夜晴廬父墓泣血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成盡

禮盡恩況出村氓尤徵天性既經勸實相應表揚

王在復係太倉州民嘉靖二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
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壽讀書城外朗溼庵
本年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
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
尋父聞父爲倭執悉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跪求祈
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卽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
刀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
釋手同時避難窻友徐志昂徐仲山馬堂金良等目
擊可證本生家亡祀絕湮沒日久迄今父子一塚素

莒州城之北該臣看得王在復孝出因心義能殉難
捐生於嚴親之被執同死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
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同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
光沉沒世既經勅實相應表揚

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負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
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四夜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楹驚號悲
救突入抱父斫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椽盡覆橫身
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勇李安目擊其
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刺全屍子餘半腿次日

縣官登門查閱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
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
之被焚挺身赴救因棟撞之盡墜與父同灰翼身烈
焰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瓦礫之內子僅餘一殘
肢殺身以成其仁殉父以全其孝緇常增重閭里傳
芳旣經勛實相應表揚

楚岡苦孝鄭之垣傳

余纂燕史孝有列傳非燕弗錄矣每筆節百世上乃
富燕目擊若鄭之垣者真岡團風鎮人丁丑歲父尋
親遊都下母王懼夫宥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
歸至都父不如意爲書史以給垣痛計曰我生十六
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成竭力其
役入下庶朝暮易爲活耳卽入劬修足見錢佐父需
至三屯五月五謝景忠山窰爲親齋歲終以所兌歸
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爲親者日隨父都下間
輒垂涕勸歸父不其數千里來尚落拓入問里而日

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齋之次日
咬左中指瀝血具詞爲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
施錢各至千止期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
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吏圖他役
不遂憤悻成篤疾囊以求醫醫亦習剔髮糊口而塗
益窮於歸矣垣傷之朝夕顛大有老人卧道左狂呼
環視者多載之尋散去見垣獨立最久詰孺子其爲
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卧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遽
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爲治具共旅宿聽談玄卜
休咎費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並不寐焉於老人

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稽
自於吳穿日垣窮旅亡厝爲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
爲今特割左肱以誠若而不可改請不肖身當之舍
肌而办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爲愴然動適母脇病疽
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寤疽
破且差告諸妯娌竒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
傳竒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
復舉母所囑纒纒幾百言而痛苦以告竟執前言不
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
右訣也陽月起行負糞米將積及榛果往歲某抵家

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卽當空
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咸稱孝云居甫
月後北負晚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別父時所須
也塗乏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
病卒鄰邸埋於叢塚聞之哭幾仆熟所負而奠痛稱
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蹶然曰吾甘夷虜吾
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
中竟爲羈以終世不肖雖備丐寧耳父作燕山鬼乎
奈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
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陸血立券收此於明神庶幾

人信之遂當空而剛作券於塚側荒穢不可數
平時人所驚過者晚以灰畫圍跌坐其中念佛爲父
識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折腰背血券悲
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口使吾
饑而夙歎亡父不終於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
助以金則不受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
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簡那謙南陽人
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薦謙口嗟乎吾豈以
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爲干
姑俟之爲爾爾由是浙人金印助惟陶雲鵬爲頌具

閩人余爲備喪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于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賻道里費旅視可長返矣且不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心何日忘之乎陶君諭之曰不知爾者奴爾奚爲知而願爲爾執鞭吾復何以贈哉乃授予簡曰孝難矣孝難矣於今之見斯人燕史氏其含諸子稽諸史其備丐割肌苟有一足傳况兼之者乎今迹其所爲多二氏家教固不重遺體如吾儒首道然能不從火化以斂手足形且正首丘焉則全親者大矣視世人但知有身

者何如卽孝子惟求遺骨者何如吾儒稱負米以百
里外爲難茲往來數千與昔所負者何如蓋生盡力
於米死不鬻身於觀乎雖嘗從於二氏儒者道過半
矣他日太史聞之亦必有定論在予則安知姑書於
簡萬曆丙戌夏五

徐孝子彪傳

縣志

徐彪字宏傑浦城縣人性至孝生平約已循理擗地而蹈事父母朝夕菽水必躬必親善承顏色無有違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卧起不解帶者三十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瘠幾不可勝塋檢皆如禮廡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必薦而後敢嘗遇忌辰素服哭泣蓋終身允慕云兄歿遺一女庶養之不啻如己子疏屬有貧而鬻男取券代贖鄰有禁四者被負嫁其妻爲償其負而返之盜入其家法

德竊貨既獲論之曰若亦逼於饑寒耳予忍被爾以盜名哉亟改行無罹於辜其隱德懿行又如此至今子姓蕃昌科甲接武所謂孝思錫類非耶邑令書其堂曰熙德已經陳御史具奏禮部於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題請奉勘合行縣給官銀三十兩豎坊旌表其門

卷終